

莫忘初心， 许你朝夕

III

下册

沐笙箫/作品

人生三苦：

生离别，爱不得，求不能，
随便一样都能让人痛不欲生，
偏偏他莫南爵样样尝遍。



※
下
册
※

莫忘初心，
许你朝夕

III

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莫忘初心,许你朝夕. 3 / 沐笙箫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552-5778-3

I. ①莫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8700号

书 名 莫忘初心,许你朝夕. 3
著 者 沐笙箫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郭林祥
责任校对 耿道川
特约编辑 崔悦
装帧设计 樱瑄 李红艳
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印 张 17.5
字 数 35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778-3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现代言情

目 录
CONTENTS

上册

Chapter 1	我们的曾经，我烧了	001
Chapter 2	录像带里的秘密	048
Chapter 3	童染，等我，我会来	094
Chapter 4	小染，我们结婚吧	142
Chapter 5	你就是我的帝爵	190
Chapter 6	他弑父杀母替你报仇了	238



目 录
CONTENTS

下册

Chapter 7	深情无情都是你	285
Chapter 8	进一步是深渊，退一步是悬崖	333
Chapter 9	你就是我的初心	380
Chapter 10	舍不得，都断了吧	429



Chapter 7

深情无情都是你

孟瑶不明所以，洛萧捏住她的下巴，冷笑的样子犹如撒旦般骇人：“你不是跟我说，你叫童染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孟瑶瞪大眼睛，“萧，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洛萧脸色铁青，拽住孟瑶的胳膊就将她朝墙上摔去！

砰！孟瑶整个人撞在墙上，她摇着头：“痛……”

“你也知道痛？”洛萧伸手按住她，嘴角的笑容残忍至极，“你居然告诉我你叫童染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？”

“不是……我……”

“小染是你能冒充的吗？”洛萧抬起膝盖，用力抵住孟瑶的小腹，孟瑶疼得喊出声来：“啊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洛萧捂住她的嘴，还好外面的人没发现，他松开手，“孩子还在是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孟瑶泪流满面，“孩子没了……我一被抬下直升机，就流产了……”

洛萧冷冷一笑：“你哭什么？那孩子本来就不能留，难道你还想生

下来？”

“萧……”

啪！洛萧又甩了她一巴掌，孟瑶双颊顿时肿高起来。

“你还当我是傻子吗？”洛萧捏住她的下巴，几乎要将她的下颌捏碎，“你还以为我那么好骗？”

“堂，堂主……”孟瑶不得已只得改了称呼，“当时烈焰堂被炸，我把你背了出来，然后我们从山坡上滚下去，我本来以为我们都会死，但是被人救起来了，那个赵叔说你短暂性失忆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就冒充小染？”洛萧阴恻恻地眯起眼睛，“孟瑶，你想死是吧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洛萧蓦地退开身，声音冰寒刺骨：“既然你这么喜欢冒充她，我告诉你，在这儿，你继续当你的童染，也别对任何人说你看见了童染，你就是童染，明白吗？”

孟瑶面色惨白地点点头：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洛萧走出洗手间时，还回头说了句：“孟瑶，你的孩子最好是真的掉了，否则我会亲自让他流掉。”

他说完便出了房间，背影决绝且无情，一下都没有回头看她。

孟瑶听见房门被摔上的声音，有温热的液体从眼角滑落，她闭上眼睛，抬起手掌擦拭了下，将身体蜷缩起来。

她只是爱他而已，有错吗？

童染在楼梯口蹲了很久，周管家泡了药端上来，经过她身边的时候顿了一下脚步：“童小姐……您还怀着孩子，不能久蹲的。”

童染双腿都麻木了，她扶着墙壁站起来，并不看周管家一眼，转身朝楼上走去。

周管家叹口气，跟在她身后。

走到六楼，就见陈安推门出来，周管家忙上前：“安少爷，药泡好了。”

童染只以为是控制毒性的药，便径自朝房内走去，陈安伸手拦住她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童染喉间哽咽了下：“他睡了吗？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陈安挡住房门，句句带着嘲讽，“怎么着，他要是没睡，你是要替洛萧进去捅他两刀吗？”

“我想跟他说几句话。”

“他不想跟你说，”陈安并不让开，冷笑一声，“滚去洛萧床上吧，他说不定正等着你。”

童染不理睬他难听的话，站着没动：“那我在这里等他睡醒。”

“滚！”陈安抬手一推，童染踉跄两步，周管家忙扶住她：“安少爷，童小姐还怀着孩子……”

“那畜生的孩子就是该死，”陈安一想到莫南爵就气得不能，难道你打算生下来，让他喊莫南爵一声爸？你能不能别恶心他？”

童染依旧没动，背部靠着墙面，小腹确实很酸胀，她抬手抚了下：“我保证不发出声音，就站在这里。”

“你就是用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骗男人的吧？”陈安不吃这套，伸手揪住童染的衣领，几乎将她整个人提起来，“我本以为你是真的对他好，他为你付出了多少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帝爵对他来说有多重要？他没了帝爵就没了一切，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说他还有你，我呸！”

童染双眸浮现泪光，陈安冷冷啐了一口，眼神里尽是讽刺和蔑视：“他要你这种女人有什么用？”

童染被他提得难受，周管家见状生怕孩子会出什么意外，忙上前拉住陈安的手臂，将他向边上拽：“安少爷，您冷静点，童小姐身体本来就不好……”

陈安松手，童染只觉得腹部疼得难受，她咬了下唇，后背靠向墙面。

“你走吧，”陈安挥了下手，“别站在这里。”

童染性子很倔，她还是那句话：“我不会妨碍你，我就站着。”

陈安冷笑一声：“你是知道了什么吧？杀父仇人的事？”

童染喉间哽咽：“我只是觉得我爸爸不该死，难道我这么说也错了吗？我小时候就失去了父母，我真的很怕再失去任何亲情……陈安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我也不想伤害莫南爵，我爱他，怎么会想伤害他？”

“我可没看出来你不想。”

“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愿意，这些事情我都被蒙在鼓里，最后才知道……我该怎么办？”童染抬眸，眸中泪光闪烁。

陈安冷着脸：“可这件事情和爵没有关系，你对洛萧能宽容，对他就不行吗？”

“我没有怪他……”童染微垂下头，双手捂住脸，只觉得天崩地裂，“我没办法怪他，可我怎么才能对得起我的父母……他们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，现在知道了真相也无能为力……”

陈安盯着她布满泪痕的小脸，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。

周管家站在边上听着十分难受，他放下手里的碗盘，砰的一声就朝着童染跪下去：“童小姐，对不起，当年我……”

“不要对不起了……”童染过去将他扶起来，喉咙里压抑的嘶吼声无法发泄，她整个人都陷入极度的恐慌中，“没什么对不起的，你们都没错，这都是命，我都认了……”

周管家没再说话，童染走到边上的墙角处靠着，脸色惨白，透明如纸。

陈安看得压抑，别开视线，伸手拿起瓷碗：“这都凉了，你再去热一下吧，”他将碗递给周管家，“温点就行。”

“好的，安少爷。”周管家端着碗走下楼，童染向后退了点，双眼酸胀得不行，她想要靠着眯一会儿。

陈安转身走进房间，临推开门前还是顿住了脚步，回过头时，童染已经靠着墙角闭上了眼睛，她显然是累极，重重打击令人措手不及，她已经濒临崩溃。

陈安抿着唇，犹豫了下还是走过去，童染并未察觉，陈安弯腰将她打横抱起来时，她只是皱了下眉，没有醒过来。

豪华的房间里，莫南爵躺在大床上，双眼紧闭，右手吊着瓶点滴。陈安轻脚走过去，将童染放在他身边。

感觉到熟悉的气息，童染脑袋轻蹭了下，侧过身去环住身边男人的腰。

陈安瞥了一眼，将莫南爵的点滴拔掉，而后转身出了房间。

陈安从农庄内取了辆车，直接开回了陈家。

陈家世代都是行医世家，在美洲极有声望，陈氏庄园后面便是极大的药园和山川，里头种着的名贵药物多不胜数，许多还是外面的人闻所未闻的。

必经之路是一条葱郁的大道，四周都是茂密的树木，时不时还会有猴子蹿出来，陈安穿了件白衬衫，开车时暖风吹过来，很是惬意。

蓦地，身后传来车辆呼啸的声音，陈安皱起眉头，这儿向来没什么人，他从倒车镜里看了一眼，就见三辆轿车从后面跟来，呈现出包抄的趋势。

轿车并无车牌，挂牌的地方都蒙上了黑布，显然不是一般的过路车。

前方再开二十分钟左右便是陈氏庄园，陈安沉着脸，脚下加大了油门。

后方的轿车也加快了速度，甚至有两辆车直接开进边上的树林里，抄近道出来后，猛然挡在陈安车前。

吱——

尖锐刺耳的声音划过地面，陈安猛踩下刹车，车头差点撞上对方的车。砰！

子弹的声音擦过空气，一连四发，枪枪精准，将轿车的四个轮胎打爆。

陈安明显感觉到车身沉了下，他眉头紧锁，双手握紧了方向盘。

黑色轿车的门被人推开，几个壮汉走下来，个个身材魁梧，手里都拿着枪，腰间别着条镶金皮鞭。

陈安想要去拿手机，壮汉抬手就朝着挡风玻璃开了一枪。子弹在手边炸开，几个壮汉走过来，还未走近，陈安便推开车门下了车。

这几个人的穿着打扮让他似乎察觉到什么：“你们是莫家的人？”

壮汉并未回答，只是一前一后朝他走来，陈安后退一步，便听见空中传来轰隆的声音。

一架直升机在他身后降落。

陈安转过头，就看见一身唐装的谢阳华从上面走下来。

陈安脸色一沉，这个人他不太熟悉，只依稀记得是莫家的一个管家。

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
谢阳华面上含笑，冲陈安垂首：“安少爷。”

陈安俊脸阴沉：“你们做什么？”

谢阳华不卑不亢地开口，在这里守了这么久，总算守到他回来：“是

这样的安少爷，我们有事情要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“没空，”陈安懒得理他，转身朝轿车走去，才走两步便被边上的壮汉按住了双臂，他冷笑一声看向谢阳华，“这就是你说的麻烦我？”

“安少爷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陈安冷着脸：“你们最好放开我！”

“带走。”

“你们脑子抽了？莫家不是神通广大，什么事要麻烦我？”陈安弯腰后脚下扫出去，其中一个壮汉便向后栽了下，“给我松手！”

谢阳华皱起眉头，转过身时手里的皮鞭已经扬起，啪的一声抽在了陈安的胸前！

“嘶——”皮鞭抽开血肉，从侧脸蔓延至下腹，陈安疼得整个人朝下跪去。谢阳华走过来握住他的肩头：“安少爷，我奉劝您不要吃不必要的苦头，您是个医学天才，这么好的资源我们很珍惜的。”

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，陈安脸上满是鲜血，闻言冷笑一声：“是莫北焱叫你们来抓我的？”

谢阳华想了下，干脆顺着他的话把这笔账推到莫北焱头上：“是的，是大少爷吩咐的。”

“滚！”

“不知安少爷是否知道二少爷的下落？”

“笑话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陈安满脸不屑，“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莫南爵了，我想他八成是隐居了，你们不用费精力找了。”

谢阳华知道陈安什么也不会说，命人将他捆了起来：“带走！”

“放开！”

壮汉将陈安的嘴用布条塞上，扛起他后上了直升机，剩下的人将陈安的车推入边上的树林顺着山坡滚下去后，便跟着离去。

农庄内，莫南爵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只觉得臂弯很沉。

他侧过头，就见童染枕着他的一只手臂，睡得很沉，双手还紧紧环着他的腰。

这女人怎么跑他床上来了？

莫南爵皱起眉头，垂在身侧的右手轻握了下，确定能动后便抬起头，轻托住童染的脑袋想让她枕在枕头上。

他修长的手指才碰到她的发丝，童染便睁开了眼睛。

莫南爵抽回手，撑着床沿坐起身。

童染下意识拽住他的胳膊：“几点了？”

莫南爵并不说话，起身走到衣橱边，将睡袍脱去后换上衬衫。

童染盯着他健硕的背部，莫名其妙地觉得他好像瘦了点，她鼻尖酸涩，也掀开被子坐起身来。

莫南爵从洗漱间出来，挽着袖口朝门口走去。

“等等！”童染喊了句。

莫南爵脚步顿了下，并未转身，也没再朝外走，似乎在等她说话。

童染盯着他的背影，只不过一晚上的时间，他们之间似乎就隔了千沟万壑，她觉得胸口始终堵着口气，怎么也消散不去。

嘴唇张张合合好几次，她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来。

莫南爵也没有回头，气氛沉寂得可怕，他等了几分钟，便开门走出去。

童染看着红木房门被合上，突然喊了句：“我饿了！”

并没人回应，她坐在床沿，一颗心空荡荡的。童染没有跟下去，小腹还是不太舒服，她又卷着被子躺回床上。

莫南爵下楼的时候，用人准备好了早餐，大理石圆桌上摆满了中式以及西式的点心，应有尽有。

周管家见他下来，忙拉开餐桌的椅子：“少主。”

莫南爵穿了件纯黑色的衬衫，眉宇间始终笼着散不去的冷冽，他瞥了周管家一眼：“陈安出去了？”

周管家摇摇头：“这个我不太清楚，我一早醒来就没看到安少爷。”

尽管有用，周管家还是习惯服侍莫南爵，现在莫南爵不能喝咖啡，只能喝些健康的東西。

周管家倒了杯豆浆递过去，发现莫南爵手边的食物一口未动：“少主？”

莫南爵擦了下手后站起身：“准备一份端上来。”

周管家怔了下，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还是应声道：“是，少主。”

童染并未睡着，脑袋里一团乱，她只要闭上眼睛，就似能听见洛萧质

问周管家的那一句：你为什么要让我父母杀了我叔叔婶婶……

她双肩颤抖，伸手捂住耳朵时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。

莫南爵推门进来时就见她卷着被子在哭，他眉头紧皱，走到床边时童染也丝毫未察觉，她双手覆在耳朵上，哭得被角都湿了一大块。

他心里确实有气，但他也知道，这个事实她确实很难接受。

莫南爵在床边站了很久，童染始终在哭，呜呜咽咽的声音听得人心烦意乱，他俯下身，双手才要碰到她，便响起了敲门声：“少主？”

童染猝然抬起头来，正好对上一张放大的俊颜，她吓得朝床边退去：

“你……”

莫南爵冷着俊脸，直起身体后将门打开。

直到热气腾腾的早餐摆在眼前，童染才回过神来，她愣愣地坐在床沿，盯着早餐发呆。

莫南爵站在边上，二人谁也没开口，到最后，还是男人先动了手：“起来。”

童染很不想动，全身都痛：“让我再坐一下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莫南爵弯腰将她横抱起来，走进洗漱间将她放下，将牙刷和毛巾朝洗漱池边扔过来，“快点，我看着你洗。”

他语气很冷，童染哪里被他这样凶过，以前他再怎么霸道，也从来不是这样的口气。童染觉得莫名委屈，站着没动。

莫南爵斜倚着瓷砖墙，冷着脸瞅着她。

童染喉间哽咽，想要出去，莫南爵一个反手将她推回墙壁上：“你就想这样走？”

童染用力挣扎了下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说我想怎么样？”莫南爵冷着脸，双手撑在她的头侧，嗓音低沉而醇厚，“我那样对待韩青青，还炸死了她，你不准备打我几巴掌？”

童染对上他的眼睛，里面溢满的嘲讽她不是看不懂：“我知道你没有。”

“我有，她是我害死的，当初一针杀了她的人也是我。”莫南爵嘴角噙着抹笑，冷冷地说道。

童染只觉得胸口难受无比，她摇摇头：“我知道你没有，你不会逼青青去当替身新娘，肯定是她自己愿意的。”

“哦？是吗？”莫南爵嘴角冷冷勾起，“你为什么相信我？我很难理解。”

童染垂下眼眸：“我没有不相信你。”她伸出纤细的双臂环住他的脖子，脸颊相贴的时候，莫南爵感觉到温热的液体顺着下巴滑落。

童染将小脸贴在他的颈间，眼泪同他的体温相比已经不能算烫，她一口咬住他的肩，留下一圈浅浅的齿痕：“莫南爵，我从来没有不相信你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你，一分一秒都没有……”

莫南爵闭上眼睛，双手将她环紧，什么也没再多说。

他没有说，昨晚上楼的时候，他连右腿几乎都要动不了。

他没有说，他有时候真的很羡慕洛萧，羡慕他能拥有她二十一年。

他也没有说，我也爱你，我对你的爱不是没有停止，而是无法停止……

童染尖细的下巴抵在他的肩上，关于杀父之仇，二人谁都没再提及，这是一根刺，扎得比洛萧还要深，一碰就疼，流血化脓，暗无天日。

童染一手抬起来贴在他的后脑上，她微仰起头，声音很轻：“莫南爵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”

男人轻点下头：“好。”

童染扯开嘴角，也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，酸涩得很：“这首歌我很喜欢，记得刚刚住进帝豪龙苑的时候，你天天折磨我，动不动就凶我，你不在家的时候我每天都听，听着听着就哭了，那时候眼泪真不值钱呢……”

她粉唇微张，歌声依旧动人。

是张靓颖的《我们说好的》。

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

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

走到分岔的路口

你向左我向右

我们都倔强地不曾回头

……

我们说好一起老去看细水长流

却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

又到分岔的路口
你向左我向右
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

.....

她依旧在唱着，莫南爵轻推开她，目光对上她的，才发现她早已泪流满面。男人低下头，轻柔地吻去她眼角的泪水。

童染伸手覆上他的手掌：“莫南爵，会不会真的有一天，我们都倔强地不肯回头，你向左，我向右，再也不会见面了……”

莫南爵眉头紧蹙，没有开口。

童染低下头，脸颊贴住他的手背：“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会回头，我不会倔强，我就是死也会回头的……”

莫南爵抽回手，将她搂紧：“放心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
就算有，他也会是先回头的那一个，他不会让她站在分岔的路口，他会给她留一条万无一失的路，她左他也左，她右他也右。

童染闭上眼睛，咧开嘴角：“我还没唱完呢。”

“不许唱了，难听死了”因为怕摔着她，莫南爵不敢抱她，只能搂着她朝外走。

童染抬起头来：“我唱得很难听吗？”

“人丑唱什么都难听。”

“我很丑吗？”

“跟洛萧一样丑。”

“……”

莫南爵将她拉到餐桌边，伸手探了下玻璃杯的温度：“我去叫人加热。”

“不要，”童染忙拉住他，“温的也可以喝，你陪我吃。”

莫南爵推开她的手，还是叫人上来将早餐加热后再端上来。

不得不说，这男人细心起来真是叫人折服。

童染怀孕后渐渐开始有反应，吃东西不能太快，莫南爵掰开一个奶黄包递过去：“小口咬。”

童染点点头，吃饭的时候倒是很乖，一盘早餐吃下去，头也没那么晕了。

莫南爵拿起纸巾替她擦了擦嘴角。

童染喝掉最后一口牛奶后站起身来，周管家进来收拾，莫南爵看一眼时间，已经接近中午：“陈安还没回来？”

周管家端起盘子后摇摇头：“我方才打了安少爷的手机，但是是关机的状态。”

“去问农庄的人了吗？”

“问过了，车库那边的人说安少爷早上七点多取了辆车，是银灰色的宝马，也没说去哪里，他们不敢多问。”

莫南爵皱起眉头：“他走的时候拿了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没有，那边的人说安少爷是空手去的。”周管家依旧摇头。

莫南爵视线从窗户探出去，七点，现在将近十二点，五个小时，陈安去了哪里？

童染站在边上，听对话也知道不太正常：“陈安的家也在美国是吗？”

周管家点点头：“是的，童小姐。”

莫南爵眯起眼睛，挥手示意周管家先出去：“再等等，他如果是回家了，可能会比较晚。”

“是，少主。”

“午餐也送上来。”

如今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谁也不可能再想着出去玩，莫南爵不会提，童染也不可能开口，周管家退出去后，房间内气氛再次静谧下来。

童染走到床边坐下，将双膝蜷上去。

莫南爵脸色阴沉，走到阳台上，关上玻璃门后才拿出烟盒，随手点了一根烟。童染抬起头，能望见他薄唇间轻吐出的烟雾。

这样的相处让她很害怕，仿佛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会爆炸，她明明是拉着引线的人，却控制不了任何事。

最悲哀的事情也不过如此。

童染望向阳台，莫南爵双手撑着窗沿，精致的侧脸被镀上金光，颀长的身影挺拔有型。她从来不否认他是完美的，甚至做梦也没想过自己能有这个福分。

可到了手里，她却握不住。

往事浮现在脑海中，从相遇到相知再到相爱，童染能感觉到他的变化，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，可……

她闭上眼睛，没有再想下去。

莫南爵抽了几乎半盒烟，再次抬起头的时候，已经下午四点半了。

他按灭手里的烟，指间动作的时候轻微颤抖着。桌上还放着饭菜，童染一口没吃，抱着膝盖蜷在床沿。

他推开门走进去，想要将她的身体放平，童染睡得很浅，动一下便醒了，抓住他的手：“你别走！”

莫南爵拍了下她的脑袋：“松开，这样睡你也不怕腰酸。”

童染揉了揉眼睛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“饿了？”

“没有，”童染松开他的手，喉间哽咽了下，“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们站在分岔路口，你边上站了个女人，我回头了，可是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……”

“你确定你看到的是我？”莫南爵拿了毛巾给她擦脸，“是洛萧吧？”童染推开他的手：“陈安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莫南爵将她拉起来，“下楼去吃点东西。”

二人来到楼下，杰西也还没有回来，周管家站在门口望着：“少主。”莫南爵点了下头：“去给她煮碗面。”

周管家应声后进了厨房，童染来到沙发边坐下：“你打陈安的电话了吗？”

“关机。”

童染咬住下唇：“他会不会有急事？他在这里有朋友吗？”

“再急的事他也会和我说一下。”

也是。

周管家将煮好的面端到餐桌上，童染望了一眼：“我不太……”

“你最好别告诉我，什么你吃不下、不太想吃之类的。”

“……”童染只得走过去拿起筷子。

莫南爵上半身窝进沙发里，搭起一条腿，食指有节奏地轻敲着沙发扶手：“洛萧是被抓来的吧？”